

香港最古老、尊贵的维多利亚俱乐部发生了丑闻。

这座殖民地身份象征的俱乐部，

名誉毁于一旦。

他能逃脱被审判、被判刑最沉重巨大的最后一击？

在承受了八个月生不如死的灾厄痛楚惊恐之后？

早上他起了个绝早，

妻子从枕头上仰起脸，不发一言，

他感觉到妻子的眼光烙印在他赤裸的肩膀、背脊、手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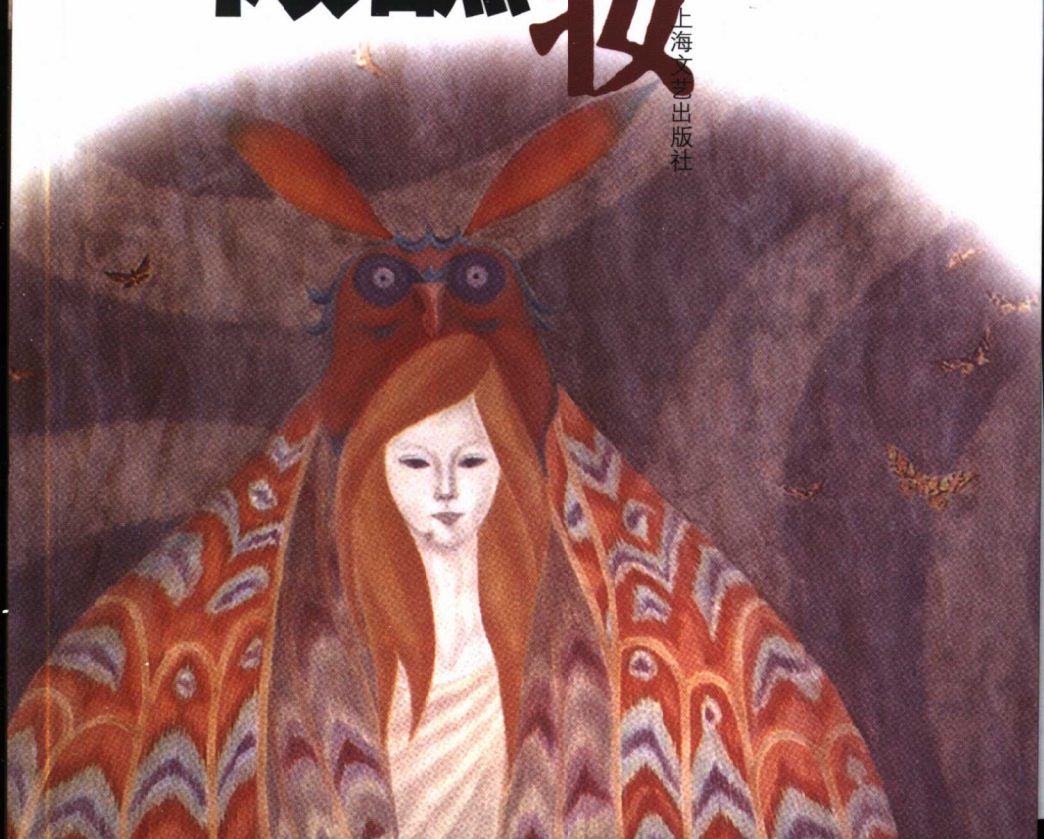
灼伤一样疼痛。

微醺彩妝

香港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集

施叔青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醺彩妆/施叔青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2

(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 施叔青自选集)

ISBN 7-5321-2452-5

I. 微… II. 施…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471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陈 平

施叔青自选集

微 醺 彩 妆

施叔青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s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插页 5 字数 222,000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100 册

ISBN 7-5321-2452-5/I·1936 定价: 22.00 元

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

白先勇自选集

《寂寞的十七岁》(小说)

《台北人》(小说)

《孽子》(小说)

朱天文自选集

《炎夏之都》(小说)

《悲情城市》(电影剧本)

《花忆前身》(散文)

朱天心自选集

《方舟上的日子》(小说)

《古都》(小说)

《江山入梦》(散文)

施叔青自选集

《憐细怨》(小说)

《微醺彩妆》(小说)

《两个芙烈达·卡罗》(散文)

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

龙应台自选集

《野火集》(杂文)

《龙应台评小说》(评论)

《女子与小人》(随笔)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随笔)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

席慕蓉自选集

《时间草原》(诗)

《生命的滋味》(散文)

《意象的暗记》(散文)

《我的家在高原上》(散文)

余光中自选集

《与海为邻》(诗)

《满亭星月》(散文)

《连环妙计》(评论)



1. 1973年于台湾屏东排湾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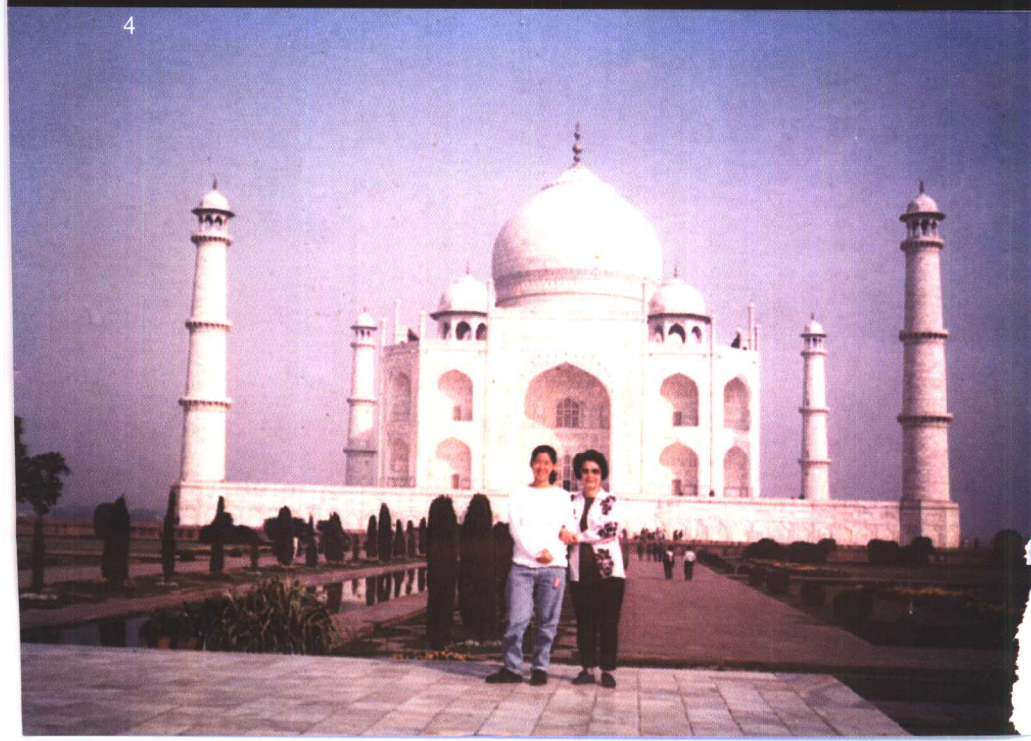


2 3



2. 1980 年在《四郎探母》中扮宫女（香港艺术中心）。 3. 1987 年在香港家中。 4. 与女儿在印度泰姬陵。

4





5

5. 1988 年与女儿在香港家中。 6. 与梅保玖在香港票友宴会上。



6



9



7

7. 在香港参观画展。8. 1995年与女儿摄于伦敦大桥。 9. 1997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唐吉河德雕像前。



8



10

10. 2000 年于台北。

目 录

维多利亚俱乐部	1
微醺彩妆	176

维多利亚俱乐部

1

那场夺去二千五百四十七条性命的鼠疫过去八十七年之后，黄得云的孙子黄威廉，位居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头戴银假发套、身披光熠红袍，坐在他的法庭预审一场维多利亚俱乐部采购主任串谋受贿的案件。时间是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早上十点正。

高等法院的法官审判椅，依照洋人身高比例而制，椅背很高，身上只流着四分之一英国血统的黄威廉法官，坐上去，椅背空出一大截。

黄威廉是近两年来殖民政府法律本土化中的产物，华人大律师圈子里人才济济，总督何以惟独选中他，律师界议论：当然与黄威廉出身背景和妻子是英国人有关。黄家发迹的过程，等于香港开埠历史的缩影。

香港最古老、尊贵的维多利亚俱乐部发生了丑闻，铁栅

栏后被告席上的徐槐正是今天的主角，跑法院新闻的各报记者一个个按住手中的记事本，上身前倾，屏息静候法庭泄露内幕，隔天报上将以显著的篇幅登载：

维多利亚俱乐部贪污案揭序幕

这座殖民地身份象征的俱乐部，名誉毁于一旦。

鸦片战争一结束，英国建筑师立即计划把一座家乡式的俱乐部搬到这荒凉的渔村，用以医疗殖民官吏、驻防兵房军官的乡愁，建筑材料由里到外，无一不是从欧洲进口，只有劳工是南下的华人，烈日下华工挑土砌砖，历时三年，一座巍峨花岗岩俱乐部，面向壮阔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港，耸立于仓库、席棚、街市摊贩杂陈的海旁。附近美梨兵房军官，把维多利亚俱乐部誉为沙漠中的绿洲，一穿过气派的云石大堂，扶着擦拭雪亮的青铜楼梯扶手，脚踩云石梯拾级而上，殖民者在餐厅、吸烟室、酒吧、撞球厅、图书室消磨腻了，可推门来到宽阔的回廊，带着征服者的傲然眺望以女王名字命名的维多利亚海港。

热爱运动的英国人，在俱乐部前面圈了三亩地铺上草坪，从十月到五月在香港的心脏打网球、木球，为数不多的英国太太长裙及地，躲在阳伞阴影下啜饮柠檬汁，心不在焉地观看她们的丈夫驰骋球场，打发殖民地的漫漫长日。

黄威廉的家族与维多利亚俱乐部还颇有渊源，二楼阅览室外的长廊，挂了一排香港开埠早期的发黄图片，像蒙上灰尘的放大微粒画面一路过去，等于巡视黄威廉的家族历史：

一八九二年毕打码头远眺钟楼——黄得云抵香港那

天,华人士绅反对蓄婢,决定了她青楼送往迎来的命运。

九龙城寨全景——清廷在殖民地惟一保留的中国领土,一八九三年水坑口天香楼妓寨,给黄得云开苞的捐官,触犯大清律法,在城墙外的大鹏湾码头人头落地。

中环雪厂街与皇后大道交叉点街景——一八九四年五月,亚当·史密斯率领清洁局工人沿此路到荷里活道钉封感染瘟疫的疫屋,日正当中。

天后庙——一九〇〇年,原先矗立海旁,填海后成为内陆的铜锣湾区。黄得云不止一次来此烧香祷告,祈求天后帮她找回不辞而别的亚当·史密斯。

一九一八年跑马地赛马场大火,冲天黑烟滚滚——黄威廉的父亲黄理查,把一去不回的养父亚当·史密斯想象为他和赛马场丧生的六百人一同葬身火海,尸骨无存。

其实只要稍一推敲,赛马场大火发生与史密斯失踪时间隔上好几年。维多利亚撞球厅壁炉的熊熊之火,使黄理查把它和赛马场大火联想在一起了,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养父——如果撞球的那个英国人就是亚当·史密斯的话。

那个黄昏,黄得云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还是孩子的黄理查向维多利亚俱乐部的看门人跪了下来,凭他灰蒙蒙的眼珠,混白凝白的肤色,黄理查得以扶着雪亮的青铜楼梯扶手上了二楼。撞球室的门虚掩,一盏灯垂得极低、极低,几乎触到撞球台的绿绒了。灯下一个瘦长的男子,持着撞杆弯腰俯身,独自一人在撞球,脚下踩着无声无息的地毯,绕过台子全神贯注地瞄准、撞击,丝毫没警觉黄理查的存在,

手中那根撞杆总是从不同方向向黄理查斜刺过来，挡着他使他欺近不了撞球的那个人。

黄理查看不清匍匐台桌那人的脸，眉毛近乎白色，好像还留了胡子。平常他也记不太清亚当·史密斯的样子，他总是在黄理查沉沉昏睡的夜深出现，朦胧中听到母亲在说英语，第二天黄理查在母亲身上闻到另一种气味，他确定父亲昨晚来过。

没多久，闻到那种气味的时候愈来愈稀疏，黄理查尿急半夜醒来，常看到母亲披着大褂，拱起一只裸着的大腿，坐在帐子里吸纸烟。

那个黄昏，黄理查始终被挡在长杆之外。后来赛马场大火，他的眼前浮起撞球厅壁炉的熊熊之火，黄理查为他生父的下落得出这样的结论。

黄理查的手再次扶着维多利亚俱乐部雪亮的青铜楼梯扶手，脚踏云石阶梯拾级而上二楼的宴会厅，已是近乎半个世纪之后，他以地产界新贵的身份应立法局周议员的宴请。

到了他的儿子黄威廉，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几乎都是在维多利亚俱乐部度过的：

一九五五年黄威廉从皇仁书院毕业，赴牛津大学攻读法律的告别宴会，刚获得维多利亚俱乐部会员证的黄理查，犹是不敢太招摇，在“中国皇后”厅举行了小型宴会。

一九六二年黄威廉偕英籍新娘伊利莎白回香港，这次一反英国人由女方担负婚筵的习俗，由黄理查出面，包下整个宴会厅，开了百人香槟酒会。

然后，黄威廉女儿十八岁的成人舞会、夫妻结婚纪念

日,黄氏律师事务所成立廿五周年庆祝会……全在香港最古老、尊贵的维多利亚俱乐部举行。

一九七九年,黄威廉一生的巅峰,港英政府实行新殖民地主义,七十年代下半期,逐渐改变清一色由英国人垄断的政府形象,港督接受司法人员叙用委员会的推荐,黄威廉对法律的知识、他的脾气品性均受激赏,港督根据《英皇制诰》及《皇室训令》委任黄威廉为殖民政府高等法院的按察司,为终身制。大律师公会在维多利亚为他开了个饯别、庆祝同时举行的酒会。

最近传闻维多利亚俱乐部面临拆除危机,古迹保存委员会正紧锣密鼓筹备一连串抗议行动。

“早就该拆了重建,”他的妻子伊利莎白第一次从化妆室出来就抱怨,“难道还要等到蟑螂老鼠都爬出来才拆?”

蟑螂老鼠尚未出没,蛀虫却躲在阴暗的角落一寸寸蛀蚀维多利亚俱乐部。黄威廉居高临下,望入铁栅栏后的被告徐槐。

徐槐也正盯着审判席上的黄威廉,他对上面坐的是位黑发乌睛的法官,心中有不可明说的失望。他宁愿是位蓝眼的白种法官,生来一管挺而直的高鼻子,一副代表正直的形象,把命运交给他,徐槐会感到比较放心,而这位戴严肃的黑框眼镜,面无表情的黄法官,身披红袍,胸前系着白缎的蝴蝶结,装腔作势,就像中国人演莎剧,再惟妙惟肖,总不是那个味道。

徐槐花了相当于一层楼的代价,雇请英女王御用大律师杰·碧加先生代表他出庭。廉政公署检控他涉嫌串联收

取回佣的细节,在碧加大律师老花加上近视的两副眼镜一摘一戴之间了然于胸。

开庭前夕,徐槐才听说黄威廉法官和碧加大律师不咬弦,过节出在安港银行董事之一盗用公款的案子。庭上两人对法律观点有所争论,碧加大律师私下建议被告挑战黄法官的判决,进行上诉,三名与碧加同种的白人法官会审的结果,被告以无罪当场释放,打赢了这场硬仗,“有碧加无碧屋(监狱名)”叫得更响。

冤家路窄,这两人又将在庭上针锋相对了。徐槐惴惴不安,法官该不至于把旧账算到他头上吧?今天这场聆讯,律师楼的师爷拜仁·翁,年纪极轻的白面书生,向徐槐抛书包:英国法律把聆讯称为“审判中的审判”,语出拉丁文,又称预审。控方由检察官在庭上宣读口头、文字证供,传唤证人,将侦查期间所采集的各种证物呈于堂上,由法官决定何者可当证据,签上字,于正式开审时提供陪审团参考。辩方大律师可以对原告的证人进行诘问,被告也可以当场进行答辩。

聆讯结束后,辩方律师可向法官提出撤销起诉的请求,若是法官决定控诉不能成立,徐槐当场回复自由身,步出法庭。要是法官认为控方的人证、物证足以有力地推定、或者可能推定徐槐被指控的罪行,以后他必须每天坐在铁栅栏后接受审判。

徐槐的命运系于这场“审判中的审判”。

法庭肃然无声静候法官开腔,碧加大律师捂住一条白色大手帕,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喷嚏,接下来声势浩大的擤鼻

涕,似乎有意以这动作来挑战黄威廉的法庭。

剑桥出身的碧加先生,在加入英国政府的“海外法律服务”,被派到太平洋一个人口两百万的英属小岛之前,是个伦敦发霉的律师,八年前离开夏天没有冷天的小岛,调到香港,放弃首席按察司的荣衔,打出伸张正义的旗号,开业当大律师。法律界同行谣传,头发斑白、身高不及五尺半高的碧加,一下启德机场,闻到一股别处所没有的味道——金钱的味道,当下决定改行当大律师,自然不把比较起来薪俸微薄的法官之职看在眼里。

黄威廉法官黑镜框后的眼睛凌厉地瞅了他一眼。徐槐的忧虑加深了。铁栅栏后的被告席像个囚牢,三面围起,左边庭警,腰里系了把枪,紧挨住他监视,封闭的空间加上庭警系枪的皮带散发出雨天难闻的味道,徐槐感到气闷。

他要等到下午五点钟命运才分晓。七个陪审团的位子现在空着,如果法官判定控方的人证、物证足以有力地推定被告被指控的罪行,以后陪审团一星期五天,将进出那一扇除非从外边开启,否则很容易以为是墙的一部分而被忽略的门。审判结束后,七个陪审团将关在墙后的密室花上很长的时间投票,如果不幸罪名成立,徐槐将被戴上手铐,当场失去自由,由带枪的庭警从左边这道门押解下去,拘禁在法院地下秘密的囚室,隔天戴手铐押回法庭听候法官判罪。

左边的这道门开着,浴于一片昏黄的灯光里,在等待徐槐向它走去。似乎有脚步声敲击门内底下看不见的楼梯,一路回荡过去……徐槐守候廉政公署专员突击上门抄家,